

“生活是旷野，不是轨道。”这句火遍互联网的口号，背后是成千上万打工人在心里的诗与远方。有一些年轻人，他们或辞去工作专职写作，或在工作之余坚持创作，用文学感知生命最细微的日常。

《到灯塔去》是作家弗吉尼亚·伍尔夫具有自传色彩的巅峰之作，灯塔塔尖的光不仅象征着小说中拉姆齐夫人的灵魂之光，也是伍尔夫内心的希望之光。

放下对未来的恐惧和担忧，到文学的灯塔去。但文学能够在原本重复机械、千篇一律的生活中找到安顿灵魂的一席之地吗？选择文学的年轻人能够用稿酬养活自己吗？他们真实的生活是怎样的？为此，我们选择了四位青年作家，倾听他们的自述，走进他们的生活和写作——

日常经济来源基本是稿酬

我是广东湛江人，本科学的是地理，研究生读的文学。我换过很多份工作，做过出版、做过新媒体，还策过展。但我更希望把一天最重要的时间花在写作上，所以最后还是选择了专心写作。

这样最大的好处是可以自由管理自己的睡眠，可以选择在前一夜晚睡，第二天自然醒，之后就去星巴克或赛百味写。赛百味更加朴实无华，耳边不会动不动就传来商量几个亿项目的语音，很适合我“专注”地写作。

目前的状态是我满意的，日常经济来源基本是稿酬，因为出版了一些作品，有一些版权。但家里人并不是很支持我的选择，我爸妈说我现在就是“吊儿郎当”的，希望我能找一份稳定的工作。但是我女朋友比较支持我的想法。我个人还是有比较长远规划的，目前正在按部就班地推进。

对于职业写作，不要抱有太高的神圣感。今天的写作其实已经祛魅了，谁都可以写，完全算不上什么崇高的职业。有的人甚至只是为了赚钱而写作，像很多网文作家。

当下社会价值多元，如果你发现你追求的东西实在无法抵达，是可以选择退出竞争的，也不用太过焦虑，因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，肯定会有属于你的位置，难的是需要你自己去发现、寻找。

千年商都形成微妙的文化场

我喜欢冒险，也喜欢创新，总想探索不一样的语言和表达。构建自己的文体，相当于创造一个恒星和它的引力，足以把那些五花八门的内容纳入行星轨道中来，这一过程才是让我最兴奋和过瘾的。

最近我也尝试用方言表达。相较普通话，方言有时候更鲜活、更直白、更充分，也能更好地还原生活场景、塑造人物。像我的母语闽南语，把夜晚叫做“暗暝”，这个表达就像是唐诗中摘出来的，很有诗意和美感。这也是我选择到广州定居的原因之一，因为我最近写作的需要需要粤语环境。

我对广州是有感情的。广州生活环境好，房租在一线城市里也不是很高。千年商都形成了一个微妙的文化气场，背后的海洋文化、边缘文化、社群文化，还有一些口述史和轶事，或者是一些神秘的诗歌和文字，我都特别想要研究一番、深入挖掘。

我很喜欢在广州溜达，尤其喜欢去有烟火气的市井街坊和带有历史感的老街，和那里的居民们聊天。尤其看房子的时候看到当地居民的那些生活，在楼顶上晒衣服、晒粮食、养花。还有各种小商铺，裁缝店、装锁的、卖各式小吃的……这样的生活仿佛是一个时代的留存。作家要体验生活，只有身处其中才能真的体会到那些人的处境与情感。

把写作当成一种修行

我把写作当成一种生活方式，一种修行，没有带着非要达到的目的。哪怕我自认是天赋和努力型选手，但还是觉得写作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，甚至写作的痛苦远远多于快乐。

首先面对的第一关是自我怀疑，不断地问自己“写的东西到底好不好”。与此同时，写作是一种资源，总有一天会枯竭的。我发现这种焦虑不仅是我有，世界很多作家也有。如果找不到新写作领域，可能会放弃写作。

有时候进入写作状态要很长时间，要花一两个小时进入那个状态，真正写出来可能每天只有几百字，它就像石头一样压在你的心里，等到你终于把它写完了，那时候卸掉了，你会觉得前所未有的轻松。如今写作对我来说已经变成一种习惯，如果哪天我一个字都没写，心中就会有一种失落感。

除了阅读写作，生活中我有挺多的爱好，比如唱歌、打篮球，还有写字。我小时候就喜欢练书法，到现在还会写一写，家里有不少地方贴了我的书法作品。

未来我也许会尝试不一样的东西，但我想先把写作这件事做好。我之前写过这样一个句子：“所有幼鲸都在海面以下”，我觉得我还是幼鲸。我希望有更多的机会被看见，当然，是看见我的作品，而不是我这个人。

发自内心的写作让人自由

梁宝星

1993年出生，广东肇庆人，代表作：短篇小说《巨鹿坡一号》

在地铁上写小说

我来自广东肇庆，毕业于江门五邑大学，就读师范类专业；现在供职于花城出版社，是一名编辑。

一般早上7:00左右我就起床了，起来后在阳台上冥想一会儿，或者在电脑前敲敲字，大概300来字。8点左右出门，坐地铁去上班，没什么事就是下午6点下班，偶尔会参加一些活动。晚上睡觉前再看一会儿书、写一点东西。每天的生活大概都是这样，循环往复。

现阶段的工作，既要写杂志和图书、做活动，也要做一些新媒体宣传工作，压力很大，但是也不能辞职，因为我还有房贷要还。买房、结婚，承担生活的压力，这也是当下很多年轻人要面对的问题。辞职写作很难养活一家人，所以我尽量放平心态，在工作与写作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。

以前在文冲租房的时候，上班和下班都要在地铁5号线上待45分钟，我就在地铁上写小说，来回各300字左右。我的短篇小说《海边的西西弗》就是在地铁上面写出来的。我已经锻炼出了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写小说的能力。

我觉得作家还是要纯粹一点，最好当职业作家。我理想中的生活是哪天写一本书火了，大卖，然后去海岛或者山林里待着，专心写作，或者去高校当驻校作家，不用打卡上班，专心创作。

人活着意义不只是挣钱

我家里经济条件一般，兄弟姐妹多，大家都挤在一起住。我跟我爸有过一次聊天，

到文学的灯塔去：他们渴望被看见也应该被看见

宥予：不要害怕你的害怕

1960年出生，河南夏邑人，代表作：长篇小说《撞空》

【记者手记】

写作是生活的一部分

2024年3月15日，记者一行人扛着摄影器材，跟着宥予从他的工作地方步行至他住的地方。在宥予打开门的瞬间，我们的表情都失去了管理。伸手就能触碰到层高不足两米的天花板，墙壁上四处可见回南天留下的霉斑。宥予在这里阅读、写作，一位就是十年。

文学的力量，在宥予身上，在这个不到20平方米的空间里，被具象化了。不管是宥予，还是我们这次采访的宥予、索耳、梁宝星等人，文学的意义在他们那里从来不是宏大的命题，而是他们的生活乃至生命的一部分，写作让他们感觉到幸福、自由，也有痛苦。

今天的文学现场，是热闹，也是孤独的。热闹的是直播间、名人效应、文坛秘辛；孤独的是文学，是书籍，是书中的每一个句子。但通过这次采访，记者无意间闯入另一个少为人知的文学空间。

他们的日常让记者深深感叹，文学，从来不是凌空高蹈的个人游戏，而是与生活血肉相连的第一现场。这也是他们选择广州的原因，这里有活色生香的生活，有文学的肥沃土壤。

在他们这里，文学是纯粹的，也是迷人的。他们并没有以牺牲者的姿态捍卫写作的尊严，更没有把生活的困境归咎于写作本身，而是将写作视为自己生命的内在需求。到文学的灯塔去，让他们在底层的嘈杂中找到前所未有的确定感。

他们渴望被看见，也应该被看见。

他说人活着就是为了挣钱，当时这句话对我的打击特别大。因为我觉得人活着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挣钱，而是为了生活，为了活着本身。

生活或者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呢？这个问题贯穿了我写作的始终。哪怕是写科幻小说，我也会想，机器人是否也会感到迷茫、惆怅、徘徊，会不会思考存在的意义？

我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人，觉得生活就是一个感知的过程，你必须去开放全身的每一个器官、每一个毛孔，通过细节都去感知生活，就算它是好的，也要去感知，它是你生命的一部分。但现在大家都没有什么时间和精力去感知，我们的感官基本都处于封闭状态，跟周围人的关系很平淡。

我喜欢旅游、看电影、打球。喜欢去一些能够带给我视觉冲击的地方，海边或者森林。很多作家都喜欢自然环境，我想是因为需要一个安静冥想的空间，回到自己内心的过程。

像一颗子弹撞开铜墙铁壁

大学是我真正尝试写作的开始。当时写作是我最想发展的一条路，所以那时候就特别刻苦地写，课余时间基本上都在图书馆写作，作品在校报上和江门地区的一些小刊物上发表。

从刚开始写作到现在，受的挫折可多了。投一些大型文学刊物，经常会被退稿，申报一些奖项也常落空，所以现在心态放得很平和，还是得继续打磨。

写作，尤其是发自内心的写作，让我觉得自由。有人说作家写作的时候会有一种神在抓着双手写作的感觉，我觉得也许有。我写《巨鹿坡一号》的时候正在飞机上，看着飞机显示的飞行速度突然就有了灵感。我感觉到我在高速飞行，无论我多脆弱，我此刻就像一颗子弹，撞到哪里，我都能打开铜墙铁壁。

辞掉工作还是坚持工作？每个选择都是对的，每个人都有要做取舍的时候，选择没有对错，只要自己承担后果就行。



我想找到那条路

我来自河南商丘夏邑县的一个村庄。在河南南阳上的大学，读的是土木工程专业。毕业后，做了挺多不同类型的工作，工程监理、保险、电商，长的一两年，短的几个月。后来发现做什么工作都不感兴趣，每天一睁眼就觉得很难受。

当一个人开始觉得自己所做事情都是痛苦的时候，那就说明他应该寻找一条属于自己的路，而且这条路是别人没办法给的，只能自己去选择。我想找到那条路，后来就果断辞职了。

我是2018年来的广州，刚开始也不知道干什么，就在广州的大街小巷瞎溜达，没有预设目的，也不去特别热门的景点，就喜欢逛一些老社区。我考察了很多广州的图书馆，看馆内的环境，再看看周边房子的房租和生活成本，一开始住在黄埔图书馆附近，后来又搬到现在的省立中山图书馆附近，安静，生活成本也比较低。

日常我会去图书馆写作，一边写一边读一些书，刚开始写的时候不知天高地厚，觉得小说并不难写，但是一下笔就觉得还是有点难度的，没那么容易。直到2020年，我才开始真正写东西，而且是很规律地写。在完成一篇后，会休息几天，在广州随便走走，有时候和朋友一起，有时候自己。一般隔几个月会去一趟肇庆坊一处楼顶天台，从傍晚待到晚上。

写作是非常幸福的事情

这就是我想的，一种非常自治、非常开心也非常奢侈的生活。

主要还是因为写作是非常幸福的事情。但幸福并非简单地等于全是快乐，里面包含了焦虑、痛苦和犹豫。尤其是之前那几年，我自己一个人埋头写，也不知道写完往哪里发、不够好。我写的第一个中短篇发在豆瓣阅读上，写一个北方来的人在广州的生活，当时还是有点小激动的。

《撞空》的顺利出版，让我觉得自己太幸运了。之前一个文学圈的人都不认识，在微信上看到小型出版机构铸刻文化，找到一个可能是编辑的人发了私信。后来居然回复我了，还给了邮箱，我就把作品发过去。后来很快就签约，出版也很顺利，我都觉得不可思议，其实我之前已经做好了长期奋战的准备，就像乔伊斯被退稿几十次那样。但是没想到如此顺利就出了，真的很幸运。

当然现在也谈不上成功，但是这本书的出版也可以让我短时间内不用太操心生活费的问题，可以每天专心坐在图书馆看书写东西，我也没想要更多。

把焦虑折叠打包

现在我想写的东西非常多，还是尽可能趁现在靠它赚点生活费，把想写的都写完，万一以后赚不到钱了就没办法写了，得抓紧。我正在写的长篇还是关于广州的，但不是传统的写实小说。写完我想下半年再写一些短篇，这些短篇可能不设限，更自由一点，甚至打破一些文体的限制。

对于谋生，我自己会焦虑，但我整体来说并不是一个物欲很强的人，花钱的地方也不多。对于未来，焦虑肯定是有，但是没办法沉浸在里面，因为焦虑真的太消耗人的精力，我只能把焦虑折叠打包，压缩成小块，先沉淀再做其他的事情。

写作给了我很大的确定感，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个事。现在很多人被太多东西给吓住了，害怕结不了婚，害怕没有恋爱，害怕没有社保，害怕没有办法养老……因为害怕的东西太多了，完全活在框架之中。不要害怕自己的害怕，因为有时候你其实完全有足够的能力去面对这些东西。当然我也不鼓励每个人都不工作，而是你要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内心，去寻找让自己不那么内耗、不那么痛苦的生活方式。

什么是我想要的人生？其实每个人想要的都不一样，对于成功、幸福的定义也不一样。现阶段我想做也能做好的事情就是老实写字。

鱼与熊掌不可兼得

我是广东清远英德客家人，2014年从肇庆学院毕业后，就来到广州。刚开始我在广州的一所中专教书，后来卖过保险、做过图书管理员，也尝试过新媒体写稿。工作期间，我一直希望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，继续坚持写作。

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。尤其是做新媒体那段时间，不断追逐热点，全部精力都耗在工作上，甚至对文字工作都产生了厌倦和抗拒。2021年，我还是选择了辞职。

但全职写作的尝试失败了。生活需要维持，我必须再寻找一个足以谋生的工作，就这样几经辗转。2023年，我来到了“百果园”，到现在干了已经快一年了。

在百果园上班，我的工作范围是解放头脑的，只需要手脚麻利一点即可。调价、记账、对单、录考勤、做报表，向到店的顾客介绍推荐水果，根据他们的口味为他们挑选适合的水果。如果生意忙，我会直接在店里用手机写稿子，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看看书。

写作之旅并非一路顺畅

我是2013年开始写作的，今年是我踏入写作生涯的第11个年头，但我依然清晰地记得自己写作的起点。2013年8月，在写作课老师的鼓励和介绍下，我将一篇2000字左右的微小说寄给《高要报》，作品被采用了。当时我对这部作品的稿费充满了期待，遗憾的是，由于学校放假，等我拿到30元的稿费单时已经过期无法兑付，这个稿费单我至今还留着。

就这样，我开始陆陆续续地写一些短篇投稿，一年后，我决定开始尝试写长篇小说，而且是用手写的方式，来磨炼自己的意志。小说写了一年半，加上前前后后修改了三次，总共加起来的时间大概是三年。改完我就知道这是一部失败的长篇小说，当时四处投递，至今也没发表。但是这个过程是非常纯粹的。

我的写作之旅并非一路顺畅，甚至可以说失败是常态。从写作之初到现在，基本都在经历各种失败和退稿，还有各种打击，好像已经习以为常。我有个本子专门记录我的稿件投递情况，基本都是“退、退、退”，整整几页，只有少数几个是“登”，我想如果哪天这些“退”全部变成“登”，我可能就成功了。

自己的语言不用刻意找寻

2016年，我自考了中山大学的高等继续教育学院。在中大读书期间，我拿着学生证自由进出学校的图书馆，旁听各种课程，还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写作者。这段经历如同一笔天降财富，极大地开阔了我的视野，为我接下来的写作起到了一个很好的铺垫作用。

但是在寻找自己的风格和语言的过程中，我曾一度陷入迷茫。2018年前后，我经历了一段挺痛苦的过程。我读马尔克斯、福克纳、加缪、苏童，企图从其他作家的笔下寻找灵感和答案。随着写作经历的进一步丰富，我渐渐发现，其实自己的语言不用去刻意找寻，它就是平常说话的那种方式，是自然而然产生的。

这么多年我一直坚持写，还得益于一个作家——莫言。有段时间我疯狂迷恋莫言的小说，他敢于批判的勇气和肆意张扬的语言深深地吸引着我，而这些也对我最初写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无论经历多少失败，我都会坚持自己最初的写作目标：“寻找文学领域的新起点，探索当今文明掩盖下的人性和道德良知。”因此，我始终坚持现实主义创作，哪怕发表比较困难。

一个好消息是，在广东省作家协会的支持下，我的中短篇小说集《风中羽毛》将于今年下半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。我坚信，未来，我一定会成为一名作家。



巫宏振：我坚信一定能成为作家

1989年出生，广东英德人，代表作：短篇小说《燃烧的河湾》

索耳：写作的痛苦远多于快乐

1992年出生，广东湛江人，代表作：长篇小说《伐木之夜》

